

盛夏时节，去了一趟信阳，为某个乡村图书馆捐书。信阳在最豫南，接近湖北地界，水

香蒲草的旅程

乔 叶

资源丰沛，空气湿度高，很多地方山清水秀。这次所到的村庄也是如此。溪泉淙淙，池塘处处，行止皆可见荷花和香蒲草。荷花自然是不宜采摘的，我便对香蒲草起了觊觎之心，确切地说，最想要的是蒲棒。见过一个画家朋友在自家大花瓶里插的蒲棒，秀丽挺拔，有着不拘一格地好看。从他那里我还知道，蒲棒是一味中药，可以止血。

乡人慷慨。临行时，当地的朋友便从自家门口的池塘里砍了葱葱茏茏的一大把香蒲草。

“这个，不好拿吧？”“不好寄，好拿。就是你路上得辛苦点儿。”朋友说着做着，利落地把香蒲草用绳子密密地扎好，又用一个厚实的化肥袋把它们裹紧，送我上了车。到了信阳东站，我把它们从后备箱里取出来的时候，才知道它们有多么沉，又有多么高。好在行李轻便，只有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手提包。我把手提包挎在臂弯处，像抱孩子一样抱着香蒲草，在它们的清香中进了站。

安检的时候，我怀着侥幸请示安检员：“这个也得安检么？”

“所有行李都得安检。”那姑娘面无表情。“真有意思！”孩子感叹。嗯，他算是我小小的知音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车，座位是B，过道。我渴望的理想座位是A座，靠窗。现在，坐在那里的是位二十来岁的男孩子，正戴着耳机看着笔记本里的鬼怪剧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张开了口，请求换一下座位：“你看，它们，还是靠着一个角落放比较好，是吧？”

记忆里的广州

任溶溶

第二，广州人的唐装短衫上有四个口袋，北方的唐装短衫只有三个口袋。我初到上海就穿着有四个口袋的唐装短衫，大家一见我就叫我“小广东”。

不过这是1938年我离开广州时的情形，如今怎样就不清楚了。抗战时大批北方人涌入广州，可能给广州人的衣着带来了变化。不过现在也已经没人穿长衫和唐装短衫，南北人穿衣服应该都差不多了。

但有一点我猜想广州没有变，就是广州天气热的时间长，人们爱穿木屐，早晨四点钟石板街上就有木屐声响，大家上茶楼饮茶并上班。这种声音上海是听不见的。

就闹着要吃，我和他母亲边给他解释边笑，聊了好一会儿。

“蜡烛！”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指着蒲棒说。孩子果然是天使。蒲棒还有一个昵称，就是毛蜡烛。这个名字也不知是谁起的，起得怎么那么好。它还有一个别名，叫水烛，水中的蜡烛，也不错，虽然比毛蜡烛差一点。

“咖啡肠！”说这话的是个十来岁的小小少年，很酷的样子，不笑。嗯，蒲棒的咖啡色也深得我心，庄重，优雅，沉稳，含蓄。我的画家朋友也喜欢画蒲棒，他画蒲棒的时候，最常用的颜料就是咖啡粉。

一个多小时，就是这么度过的。在我所有坐高铁的经历中，这算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。也曾拎过特别昂贵的包，也曾穿过特别夸张的衣服，还曾化过特别漂亮的妆，从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。

有时候，嗅着香蒲草日渐微淡的清香，看着客厅的灯影下蒲棒的轮廓，我就会有隐隐的惊奇。那天，整个车厢里座无虚席，只有C座空着，容我一直从信阳占到了郑州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人特意留出一个座位给我，确切地说，给了这些香蒲草，让我能安心地陪着它们度过这段旅程。

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。谢谢你啊。

大凡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人，在谈及与人相处的礼仪或是论学时，能让他“大惭”的人肯定不多，这其中王宠惠可以算一个；而且梁启超在他面前还不止“大惭”一次。王宠惠，字亮畴，广东东莞人，因其父早年移居香港，王宠惠于1881年出生在那里。王宠惠从小聪颖，最初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，1900年从北洋大学毕业；1902年赴美留学。其间他一度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，还帮助因在大通起兵失败后逃到上海的反清人士秦力山，先是将他藏匿，后秘密送其离沪。1901年，秦力山与同为反清人士的戡元丞、沈云翔在日本东京创办《国民报》，并写信给王宠惠，力邀其出山担任英文部撰述。王宠惠欣然答应，遂有了东渡之行。

说来也巧，此前也是

这是真的。她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姑姑。出身书香门第，家境优裕，人美而知书达礼，追求者众，可是竟无一人得她青眼。三十已过尚未嫁人，在她那个年代，这是很大的年龄了；家人都为她的终身大事着急，唯有她自己不急。

她是一位医生，医术高明，医德也好，对病人耐心、温柔，有爱心。有一次，她收治了一位病人，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单身男士。绝症，晚期，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了。她竭尽所能地照顾他，为他减轻病痛。

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竟然爱上了这位病人，而且，要嫁给他！
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，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么一种感情。家人和同事朋友都坚决反对。但她同样很坚决，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在病房里与这位病人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。

婚后，他仍是病人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末日来临；她仍是医生，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，尽力减轻他的痛苦。

不同的是：他们已成为彼此的爱人。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了爱的意味。

一个月后，他的生命走到了终点。一个月后，她成了寡妇，从此终生未嫁，却收养了几个孤儿，直到86岁，她的生命也走到终点。

当我听到她的故事的时候，正是她去世不久。如今，六年过去了，她的坟上，早已是青草萋萋了吧？

爱

徐可

梁启超因何“大惭”

陆其国

因为反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逃往海外的梁启超，这也从檀香山来到日本。梁启超对王宠惠显然并不陌生，知道后者也在日本，打听到地址后，即致信王宠惠，约他见面叙谈。不知道梁启超在信中是如何措词的，反正王宠惠接到这封约见信后，非但没有一点欣喜之情，而且还很客气地回信批评梁启超“失礼”。王宠惠在信中说，你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反清人士，不会不知道什么叫礼贤下士吧？你写这样一封信，让我赶来和你见面叙谈，不觉得有失礼貌吗？反正我是感到非常难堪！

不管怎样，梁启超还是闻过则喜，当即郑重其事地给王宠惠回信，一来向其表示歉意，二来坦然接受批评。当时梁启超内心怎么想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他这样做，确实不失大家风度。想必此后梁、王二人应该有了见面叙谈的机会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，所以不清楚那是他俩在东京的第几次见面，反正那次见面叙谈，王宠惠又毫不客气地给梁启超上了一课，结结实实让后者为之“大惭”。

憾”。

却说梁启超于1900年前往檀香山时，认识了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裔之女何蕙珍小姐，后者还担任梁启超逗留檀香山期间的英文翻译。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，好学不倦的梁启超向何小姐请教学习起了英语。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所著《革命逸史》一书中记载，数月后梁启超离开檀香山，不时和人说起，他“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”，而且除了说之外，梁启超表示他已总结并掌握了初学英语十步法之类的诀窍，还据此编写了一本“英文汉读法”小册子；夸耀这本小册子会有助于初学英语者，只要读了它，“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”。



廿四节气 (中国画) 老 树

如果不是父亲偶然间讲起爷爷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，祖辈曾积累的善行美德可能将永远尘封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并早已伴着爷爷的辞世随风而去。我的爷爷叫刘治汉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05年，爷爷出生在怀安县南高崖村（现属山西省天镇），祖上也算是书香门第。当地上岁数的村人提起当年的“二老虎”无人不知，并非是爷爷如老虎般厉害无比，而是他在家中排行老二，且才智胆识过人，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里，他救助了很多。1947年，有一次爷爷带父亲到怀安城里，父亲一个人跑到城外，看到城门上悬挂着几个竹笼子，好奇地凑近去看，原来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的共产党人鲜血淋漓的头颅，受了惊吓的他竟半个月不敢出门。后来爷爷告诫家人，不要再到城外

去，他不忍心让孩子们亲临风雨腥风，更不忍心看到革命者被敌人残害。

1948年，爷爷去乡上（怀安城）公干，南高崖村的八路军干部张厚、王同志、李同志三人不幸被敌人抓住，刽子手对三位革命者实施了酷刑，并准备很快杀头。爷爷得知此事后，赶忙跑回村里从家中及亲友那里凑了不少钱，上下打点，费了好大周折，硬是从敌人的刀下救出他们。

当他看到同志们伤痕累累，伤心地掉泪，他说：“家中不能久留，否则会被他们再抓去。”他冒着危险把三位同志送出城外，并平安交给组织

上的人。父亲说，果然，不出两个时辰，敌人就到家里搜人抓人，那时大家都很佩服爷爷的胆识与聪明。父亲说他记不清爷爷曾多少次从家中凑钱去救村上的八路军，只知道几十年后当家人再次回到村里时，村人提及爷爷时直竖大拇指，都说：“有恩于村子呀。”

从1947到1948年间，爷爷通过各种渠道把获悉的敌人情报送到八路军手中，给正在开会、办公的八路军干部报信，他们或及时转移，或得知情报后埋伏在村口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村里的老少免受敌人蹂躏。

那时父亲常看到奶奶一到快吃饭时就爬到房顶上，看谁家的烟筒不冒烟，

草亭秋歌

王养浩

秋阳

推窗望秋阳，和煦如春光。昨日凌寒翻冬装，欲看梅花放。乍暖还寒时光，春花秋霜，几多吟唱。

归雁

天凉好个秋，叶落败枝头。记否暖风上瀛洲，闲情下轻舟。归雁凌空哦，

芳草何处稠？远山小溪一夜流，愁绪顿时休。

秋斋

秋斋孤影人无语，举目暗云飘冷雨，不忆春日戏锦鱼。雪花梅花何时聚，诗兴欲向酒兴予，白发尚有豪情余。



十日谈

我的红色基因
责编：郭影 王瑜明

我的祖父是红军侦察兵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